

西方科幻小说译丛

极度恐慌

COLÈRE

Denis Marquet

(法) 德尼·马尔盖 著

杨松河 译



海天出版社

极度恐慌

(法) 德尼·马尔盖 著

杨松河 译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极度恐慌/ (法) 德尼·马尔盖著; 杨松河译.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2.6

(西方当代科幻小说译丛)

书名原文: Colère

ISBN 7-80654-706-1

I. 极... II. ①德...②杨... III. 科学幻想小说 - 法国 -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9751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 胡小跃 封面设计: 刘 晖

责任技编: 卢志贵 责任校对: 张 玫 陈 军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电话: (0755) 83460670

深圳希望印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4.75

字数: 250 千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4.00 元

图字: 19-2001-147 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本序

杨松河

新世纪来临之际,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传统的和时兴的方式,纷纷为自己、为爱人、为家人、为亲戚、为朋友、为同事、为国家,也为全人类祝福,希望新世纪万事如意,家人幸福安康,社会安定发展,国家繁荣富强,世界实现和平与安全。

可是二十一世纪伊始,在法国巴黎,有一个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毕业的年轻学者,名叫德尼·马尔盖,献给世人的却是一部危机四伏的长篇小说:《极度恐慌》。他用小说的形式对全人类敲响警钟,特别是对美国提出警告,千万不要为今天的繁荣和强大而得意忘形,因为人类正面临着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威胁,人们争相掠夺地球资源,不惜互相厮杀,最终将付出惨重的代价。美国处于惟一超级大国的强势地位,实行惟我独尊的蛮横政策,对地球村的索取和伤害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因此,地球对人类的报复首先将从美国开始。

一部欧洲人批评美国最高当局错误决策的警世小说,就这样在迎接新世纪的欢呼声中炸开了锅。

小说向我们展现了发生在美国的一系列异常现象:一个悠闲自得的退休老教师忽然发现,一贯唧唧喳喳的鸟雀销声匿迹了;一向蠢蠢欲动的昆虫不明去向了;自己培养的得意门生莫名其妙地倒毙在自己的眼前;平时最爱在海上嬉戏打闹的小伙子们忽然在浴场失踪;美丽的海水突然大面积退潮,经验丰富的老船长竟然无

法驾驶游船靠近海滨码头；就连人见人爱的家庭宠物也忽然兽性大发，专咬自己的主人，甚至出现疯狗成群结队追杀儿童的怪现象；若干偏远小镇忽然瘟疫流行，无名病毒以惊人的速度吞噬着人们的生命；几家果园和菜园发现有害的转基因瓜果，小孩吃了立即中毒死亡；处于“非地震带”的几个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接二连三发生强烈地震……华尔街的金融寡头亲眼目睹了摩天大楼坍塌的大悲剧，本指望凭借自己高人一筹的聪明才智大发横财，没想到自己也被埋进了历史的废墟……而所有这些令科学家一时难以解释的灾难，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对准人类，尤其是冲着美国人来的。

面对自然界一系列反常现象，美国各界作出了不同的反应。

首先登场的是歪门邪道。一个欺世盗名的邪教组织，推出一个怀孕的老太婆，伪装再世的圣母玛利亚，说她蒙上帝圣恩，怀着新耶稣，公开鼓吹“世界末日”说，以廉价的美好来世诱迫教徒集体自杀，美国公众受骗上当者不在少数。

美国政府对邪教组织听之任之，但对无名病毒却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传染病失控只能证明政府无能，势必酿成社会大混乱。于是，美国政府立即转变领导机制，从冷战状态转入紧急状态，最后进入战争状态，由国防部通过军队直接控制全国局势。首先是对瘟疫流行的城镇实行严密封锁，绝对禁止居民自由进出，然后实行“烧灼疗法”，即使用燃烧武器把城镇和居民连同病毒一起烧个精光。

美国一向标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并以此为人权标准，时不时颐指气使，干涉他国内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危机降临到自己头上，美国政府比谁都专制，公然对新闻媒体实行军事管制，使大众传媒成了国防部的一言堂。广大记者对此义愤填膺，想方设法调查烧城事件的真相。美国军队虽然有效地控制了电台、电视台、新闻社、出版社，但一时控制不了网络。于是，一个叫戴维·巴恩斯的消息灵通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不时在网络上发布经过多

方核实的新闻,造成舆论大哗,加剧了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无疑给国防部出了大难题。军方千方百计要把这个记者逮捕归案,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新闻记者与军方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新闻自由与新闻封锁大战。

为了迅速查明灾难原因,及时找到有效对策,美国国防部先后组建了两个等级不同的绝密专家班子。一个班子由出类拔萃的博斯曼上校负责,我们不妨称其为“上校班子”;另一个班子由参加过越战的梅里特老将军负责。梅里特将军既是博斯曼上校的直接上司,又是通天的最高军事顾问,我们不妨把这个班子称为“老将班子”。上校必须向将军汇报其班子的一切情况,但老将军却不向上校透漏老将班子的任何情况。上校班子就事论事,只研究战术性课题;老将班子则放眼全球,研究战略性课题,洞观国家利益乃至世界命运。

上校班子聘请了美国动物行为学、微生物学、地球物理学等学科的若干著名专家,分头秘密研究以下课题:动物为什么突然改变行为,而且专门以人为敌?病毒为什么如此猖獗,如何快速控制疫情?地震何以发生在地壳稳定、人口稠密的地区,今后有没有发生毁灭性大地震的可能?由于各路专家是在完全封闭的军事基地内工作,不仅与世隔绝,而且互相保密,根本无法了解相关学科研究的进展情况,各自为战的结果只能是管中窥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成果微乎其微,进展无关痛痒,当局对此十分不满。

军事基地的医院忽然发生无名病毒感染,除了本书女主人公玛丽“侥幸”逃生外,全院人员全部罹难。国防部立即出动特种部队对医院实施“烧灼疗法”。“上校班子”奉命迅速向白宫地下掩体转移。原来,早在冷战时代,老将军就利用军事优先的政策和雄厚的军费,在白宫和五角大楼地下构筑了防震、防核、防生化地下工事,冷战后又对地下白宫进行了扩建。白宫地下建筑可谓一尘不染,固若金汤,巧夺天工。病毒的蔓延和地震的加剧促使国防部启动地下设施以保护美国精英。

形势急转直下,火烧屁股的当局要求上校领导的专家小组加快研究进度。在专家的建议下,国防部不得不召开跨学科会议,并特地聘请加拿大一位叫杜布雷图尔的著名生态学家来当面咨询。生态学家以雄辩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阐述了人与地球的关系,提出了“天下归一”的生态理念,认为人与自然合作,则生命长盛不衰;人若不与自然合作,则必然被大自然淘汰。由于人类一错再错,已经走向反自然规律的道路,因此招致大自然的强烈报复,美国出现的危机充分证明,地球正愤怒地淘汰人类。生态学家的理论,本意是想唤醒人类保护自然环境意识,但他的结论却是悲观主义的,认为一切都来不及了,人类只好坐以待毙。

总统最高军事顾问梅里特将军老奸巨猾,他先抑后扬,一反常态,欣然接过生态学家的最后结论,来一个移花接木,利用生态学家的悲观论调兜售他的火烧地球、更生人类的计划。原来,老将军是冷战时期的鹰派人物,好战成性。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作战对象,梅里特将军感到浑身难受,千方百计寻找和树立威胁美国的“敌人”。他没事找事,捕风捉影,精心炮制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把美国病毒流行、宠物咬人、吃瓜果中毒等非常事件一古脑儿归罪于中国人,以便为他的好战主张辩护,从而错过了许多加强国际合作、扭转危局的机会,一步步把美国引向天灾人祸的危险境地。老将军亲自网罗了一批美国科学家精英,专门从事高科技战争研究,如核冬天理论的应用、微生物战争的进攻与防御,人类基因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他试图通过核战争消灭“旧人类”,通过基因技术创造“超人”,以实现他称雄天下的野心。

不久,华盛顿地区发生空前惨烈的大地震,昔日繁华的首都顿时化为废墟。老将军再次借题发挥,妄称华盛顿大地震乃中国定向核试验所致,唆使美国总统下决心对中国实行“警告性”核打击。美国总统半信半疑,打开核魔盒后立即后悔莫及,因为可靠情报证明打击中国毫无理由。老将军乘机在地下谋杀了民选总统,并断然决定实施火烧地球和改造人类基因计划。人类岌岌可危。

上校在调查灾难原因的过程中,与一对年轻科学家夫妇成为知心朋友,后来发展成生死之交。这对夫妇就是本书的男女主人公格雷格和玛丽。格雷格是动物行为学家,玛丽是人类学学者,夫妇俩都有“死去活来”的奇异经历。格雷格曾为抢救儿童与疯狗搏斗,结果被狗咬“死”,但经过抢救,奇迹般康复;玛丽深入巴西印第安人山区考察时因飞机失事而失踪,格雷格找到她时已经“死亡”,但在格雷格的真情感动下,玛丽奇迹般地在他怀中“复活”了。玛丽不仅在飞机失事时大难不死,就是在军医院病毒感染时也幸免于难。国防部对玛丽的奇迹大感疑惑,科学家怀疑她有天生的免疫能力,但军方有人怀疑军医院病毒感染事件与玛丽有关,老将军甚至将玛丽视为“巫婆”。于是,军方决定对玛丽进行全面体检,结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玛丽身心健康程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就连她的丈夫也认为她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其实,玛丽身上所谓的“免疫力”很简单,就是心境和平,波澜不惊,其象征寓意就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经过印第安人亚诺马米巫师的洗礼后,她心态愉悦,无所畏惧,已经进入“无我”的自由境界,体内各种器官合作默契,各种微生物互利共生,一派和平共处的太平景象,因此她没有任何恐惧感。她一不怕死,二不怕病毒,三不怕流言蜚语,四不怕梅里特将军的淫威。在她看来,掩体内的居民之所以得病,是因为老处于恐惧状态中,因害怕细菌而与土地决裂,自绝于大自然。人越是怕死,就越是接近死亡。人本来就是土生土长的,最终要入土为安,这是大自然的规律。玛丽顺应大自然的规律,因此精神和肌体处于挥洒自如的状态。她知道美国为什么大难临头,也知道人类有自救的希望。玛丽坦荡的胸襟和自信的精神赢得了周围科学家们的普遍尊敬和爱戴,他们都愿意对她说心里话,而她只需反问几句话就能指点迷津。然而,她有济世良方,也知道自己的谜底,但位卑言轻,未能说服梅里特将军改恶从善,也未能打动总统翻然悔悟。惟有博斯曼上校独具慧眼,打心眼里理解玛丽的和平真谛,但他手里没有决策权,回天乏力。在决

定人类命运的关键时刻,他利用自己掌握的特殊权力为格雷格和玛丽夫妇指出了逃出掩体的秘密出口,然后挺身而出,绑架了老将军,给格雷格和玛丽逃生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上校最后引爆了作战指挥部,与梅里特将军同归于尽,使人类免遭大劫。

玛丽和格雷格经过千辛万苦,最终走出了暗无天日的白宫地洞,重新见到了蓝天白云。此时玛丽已经怀着格雷格的孩子,夫妇俩精神焕发,踏着明媚的春光,一起走向新生活。

小说梗概大致如此。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译者不妨来个画龙点睛,但愿不会弄巧成拙,画蛇添足。

这是一部锋芒毕露的新人新作,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作者竟敢从政治上和战略上去摸唯一超级大国的老虎屁股。

这是一部登峰造极的警世小说,从头到底关注人类的命运和人的生命,既叫人居安思危,又给人勇气 and 希望。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描写天灾人祸,并不是故意渲染天灾的恐怖,而是谴责人祸之可恶。

这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科普小说,道古论今,纵横天下,构思前卫,寓意深远,新知识层出不穷,大都涉及世纪热门学科的热门课题,如微生物学中的病毒感染问题,地球物理学的地质板块假说问题,生命科学中的基因技术问题,现代医学的死亡状态问题,环境科学中的生态平衡和统一问题,地球历史中的地质灾变周期律问题,各国神话传说中诸多不谋而合问题……科学之谜糅进小说情节就生动有趣多了。当然,把这部作品说成科幻小说并不恰当,因为作者描写的大都是对地球重大灾变事件的科学假想,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虚拟幻想。小说中关于大地震、大洪水、核冬天的描写,也都是从地球灾变历史中推演出来的虚构。灾变虚构与“世界末日”不能相提并论,小说里提及的重大事件,大都有根有据。另外,小说中的科技术语也是非常精当到位,迫使译者不得不查阅大

量科学著作,有些术语在字典里找不到,只好求助于因特网帮忙。

小说的文化内涵也相当丰富。一个年轻的法国人对美国社会如此了解,对印第安文化如此热衷,实在令人称奇。作者对中国古代道教似乎有所研究,小说中多次提到“天下归一”的生态理念,似乎与“天人合一”思想如出一辙。小说中津津乐道的“空”,与佛经中的“空”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在小说中引用了我国《淮南子》中的一个小典故,害得译者叫苦不迭,生怕不能还原,引起国人嘲笑,因此不得不到古籍书店买一部《淮南子》原著进行对照。

小说还笼罩着一层朦胧的神秘色彩。亚诺马米印第安部族的“幽魄”和岩画的预言到底可信不可信?玛丽飞机失事,身陷热带泥潭,“尸体”为何能保持低温冷藏状态?西伯利亚的猛犸到底是怎样灭绝的,猛犸肉冷冻至今真的保鲜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小说的心理描写也十分精彩,特别是格雷格和玛丽死去活来的生理和心理状态描摹得煞有介事,堪称一绝。作者把死亡分为临床死亡和肌体死亡,对读者恐怕不无启发。今后,如果有人非正常猝死,断气和停止心跳未必是真正死亡,如果及时抢救,也许可以起死回生,因为小说说了,临床死亡到肌体死亡之间还存有一线生还的希望。

小说的结构和写作方法也别开生面,匠心独运。例如,小说不时穿插巴恩斯日记,把记者不便在媒体上公开的心里话,通过私人日记得到痛快淋漓的宣泄。科学家要对非专业人员说清深奥的科学原理,不得不采取通俗易懂的口头报告和书面报告形式表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推理、魔幻、科幻、好莱坞电影大片等种种表现手法,作者都似乎不讲门派,不守规矩,信手拈来,为我所用。

作者是法国一名小有名气的“哲学家”,开一家哲学咨询事务所,但他不搞心理治疗,专门与客户讨论人生意义。据说这样的事务所在美国颇为流行,但在法国则刚起步。与客户接触多了,他对

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理解也不断加深,小说也因而富有哲理。小说中多次探讨个别与整体的关系,细菌与健康的关系,生与死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历史与未来的关系,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其中的确不乏真知灼见,有的甚至称得上至理名言,细细品味一下,还有点唯物、辩证、对立统一的味道。

小说语言简洁,明快,生动,现代气息浓厚。小说第三部比较集中地描写大科学家的思想和言论,尽管观点不同,但颇有大家风范,摆事实,讲道理,环环相扣,形象逼真。当然,好战分子发表演说也是慷慨激昂,极富科学性、挑战性和煽动性,博得全场掌声雷动。

由于作者关注人类命运,作品也涉及中国的安全和文化,将这部新世纪的新人新作推荐给中国读者,也应是情理中的事情,相信中国读者会喜欢这部作品。不管为官为民,是学是商,是军是警,不管男女老少,不分学问高低,开卷有益,雅俗共赏。

译者在翻译这部小说过程中,正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小说中的诸多描写竟然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反映,正应了“无巧不成书”这句俗话。译者翻译之余,模仿小说中的记者日记,写了翻译日记,也许可以给读者阅读小说助助兴。

2001年12月25日于南京

序 幕

胡尔斯顿, 缅因湾, 6月2日, 星期一, 上午9时

老克利夫把烟蒂碾在烟灰缸里, 眨了眨眼睛。太阳刚刚升起, 但阳光灼人。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人们匆忙上班, 商店正在开门。主要的街道上人来人往, 对一个阳光明媚的六月早晨来说, 气氛有点沉重。

不过, 除此之外, 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可是有些迹象令克利夫担心。但他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这使他感到有些不自在。

他又点了一支烟。

老克利夫, 这里大家都这么称呼他, 足足有15个年头了, 就这么坐在一张木椅子上, 抽着烟一天天过日子, 每天早上九点, 他准时把椅子从家里搬出来, 靠在小学校的石灰墙上, 要知道他在这个学校工作了将近四十年。小学教师。他把椅子搁好, 坐下, 东张西望。人来人往。倘若五分钟之内, 没有一个他以前教过的学生过来问候他, 同他聊聊天, 那可就活见鬼了……全城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人都被他打过屁股, 当然, 他不会长久寂寞无伴的……

显然, 他对这条街道了如指掌, 就像熟悉自己的口袋一样。

可今天……景物完好无损, 各就各位, 所有的木屋都一样, 或者说都差不多。那家小超市, 胡尔斯顿人都来这里购物, 要的东西几乎都可以买到。

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可是……

有点什么问题……

会是什么问题？

“真让我难受，”克利夫自言自语。有人在街道对面向他友善地打招呼，他勉强搭理一下。有什么东西不寻常。

克利夫抬头看了看天空，仿佛要从云端里找到答案似的，小城上空的云彩正懒洋洋地往回收。

噢，他终于明白了。

这是麻雀们聚会的时候。在这个季节，麻雀按时成群结队挤在街上那棵大树上，仿佛是在向昆虫发起冲击之前的临阵点兵……

原来是麻雀们聚会的时候。

可没有麻雀啊！一只也没有。天空空空如也，只有一道航机飞过的痕迹，很白，很高，但没有飞鸟。

甚至连一只昆虫都没有。

真是非同寻常。

非同寻常是因为再也看不到平日最常见的飞虫蚂蚁和蛛丝马迹。就说昆虫吧，天天成群结队，在我们眼前飞来飞去，因为太司空见惯了，以至于谁也不注意它们的动静，似乎它们根本就不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飞虫、苍蝇、小黑蚊、大花蚊、小胡蜂、大胡蜂，它们以自己的初速度胡乱耕耘着晨风，那么不起眼，谁也不把它们放在眼里。可今天早上……空中真的空了，而且寂静得出奇，听不到嗡嗡嘤嘤的声音，听不到鸟的啼鸣声，寂静里只有嘈杂的人声变得沉重……令人忐忑不安啊……

“还有那些狗呢？”克利夫自言自语。

老巴特家的那条狗哪里去了？老巴特家就住在对面的屋子里，他的狗成天观察着过往行人，有点像克利夫。那是一条老狗，同克利夫一样，已经养成了遵守时间的习惯，他对它太了解了……昨天早上它还在那儿的，老人家自言自语，他记得清清楚楚，整个狗头的形象还清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昨天他分明看见老狗和它那垂涎欲滴的嘴脸，它太累了，连对它亲昵的表示都没有反应。

还有布龙碧小姐的猫呢？

还有……

克利夫明白了，肯定发生了什么很不寻常的事情，这绝不是因为他劳神的想象。

反正街道上连一只动物都没有。

反正再也看不见那些行色匆匆、心事重重、一溜小跑的狗，它们东跑西颠，到底忙什么只有它们自己知道……也看不见那些小心翼翼却又得意洋洋的猫，它们沿着墙根窜来溜去，瞅准机会偷吃点什么东西……

街上只看到人来人往。

克利夫只要看到动物出来便喜形于色。如果看不到动物，孤独伶仃的感觉立刻袭上心头。人生孤独啊！

他感到不安。

他想找个人聊聊，但他又怕别人把他当成疯子……“然而，这一切真的不正常。找个人说一说……”

可是，就在这时候，一个人摔倒在街头。人们刚刚围过去，一个少妇和她的孩子也跌倒了。

克利夫立刻从椅子上站立起来。他实在累了。

一阵叫喊声。

老人家遇上了一个女人，她还很年轻。只见她脸色苍白，眼圈深黑，好像涂了黑炭。哦，原来是小卡特。是他教的最后一届最优秀的学生。如今在班戈当工程师，她是告假回家的……

少妇在克利夫前面停住了脚步，只见她的嘴张开着，双眼瞪得大大的，而且流出了点血。

克利夫连忙向她走去。

她最后抽搐了一阵，从鼻孔流出鼻涕和血，死了。

老人家看看周围。

到处都是死人，到处有人乱跑，女人们动弹不了，只好大喊大叫。有人拖着沉重的尸体。

克利夫感到胸腔在受熬煎，疼痛越来越剧烈。他膝盖一软就倒下了。

他知道自己快死了。

第一部

第一章

梅角,6月3日,星期二

三个笨蛋靠岸,吵闹声叫人受不了。艾米突然发现自己食指的指甲疯狂地陷进自己的皮肉,她的神经更加紧张。

“这哪里是指头,分明是残指,”汤姆厌恶地说,他不再想拉她的手。她心情时好时坏,一会儿说对不起,要不就对他拉长脸,可他没有错。他确实有点拙笨,说话不太讲究方式方法,他内心本来就讨厌装模作样,但他没有错。她太神经质了,天生就不是学习的料,就这么回事。“也许,人家对这些个玩意儿毫无兴趣,只好听天由命。”她真想哈哈大笑一通,但克制住了自己,再说,她不想被人当作疯子。沙滩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片,何必自找麻烦。天生就不是学习的料,也许该有自知之明了!“就要对付三天考试……就要对付三天大考,天下没有什么比在金色细沙滩上享受阳光更舒服了!我的紧张已经达到饱和状态,该放松放松了。”她想,周末从八点钟开始,人家以为她对《失乐园》早已滚瓜烂熟,不觉把穷酸弥尔顿^①的诗集往边墙上摔去。“我该放松放松了!”她今年二十岁,可她从来就记不得有那么一刻她感到真正放松过。要是再游一会儿泳,泡在清凉的海水里,感觉一下皮肤上的咸湿和鲜嫩该多好!少记一点算了……但是三个蠢货已经到达,只见他们驾着价值三万

^① 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参加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失乐园》是其代表作。

美元的冲浪艇呼啸而至，手里握着激光枪，浑身伪装，弄得泳客惊惶失措。更厉害的是，他们可以用螺旋桨一扫，把泳客们刮得七颠八倒，杀掉一个个少男少女，或割断他们的一条腿，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会停止喧嚣！她几乎忘记了一切，一动不动仰身躺在水上打漂，双耳埋在海浪的温床里，不到两分钟，她就沉入水里……就在这时，有一个男人向她靠近，是三个混蛋中的灰獾子，透过眼镜眨着眼睛。兜一圈怎么样，我的小美人？对喽！而后，你在海湾深处向我扑来，拖上岸，只要我顺从，你甚至可以给我撂下一大堆绿钞票！混蛋！混蛋……她离开了水面，跟多数泳客一样上了岸。现在，该听听发动机的音乐了……艾米向后甩了一下头，闭上了眼睛。如果可以像闭上眼睛一样闭上耳朵的话……那就真的可以充耳不闻，不再受世界上任何居心叵测、吵吵嚷嚷的愚蠢行为攻击了。大大混蛋……小小笨蛋……汤姆还不算太傻。有点笨，但不太傻……至少可以打动人。挺有心计的，有时候，甚至……但汤姆没有现实的问题，虽在复习数学功课，可他对考试不在乎，双手插在裤兜里，他这小子。艾米困了。三个混蛋是不是滚蛋了？吵闹声逐渐远去，终于消失了，她迷迷糊糊睡着了……要不然是马达声突然熄火了。一片寂静，静得那么深，那么沉重……只消有一个大漩涡，一股小急流，就足以把他们吸进浴池的阴道里……殊不知海洋就是一个大浴池，它一旦拉开排水口的塞子，那就有好瞧的啦！三个混蛋兜了几个圈子，然后被吸走了似的……

艾米发觉周围一片寂静，立即跳了起来。马达声哑了。而后，只听到几声呼叫声，后来，呼喊声越来越多。艾米看了看大海，终于认出了刚才向她靠拢的那小伙子的面孔。只见他还在水里，眼镜不见了，冲浪艇也没了，大海真是古怪。他动了动，似乎是在挣扎。而后，他消失了，大海归于平静，空空如也。

艾米拿起浴巾和她的红皮背包，赶紧向公路跑去。她遇见一些穿泳裤的男子汉，他们正朝海边跑去；她碰见一些母亲紧拉着自己的孩子，一片惊惶失措的样子。她赶紧跑。他们全淹死了，我除